

扬州
弹词

双珠凤

张慧侬 原著
韦明铎 韦艾佳 整理

SHUANG
ZHU
FENG

广陵书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扬州
弹词

双珠凤

张慧依 原著
韦明铎 韦艾佳 整理

SHUANG
ZHU
FENG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弹词. 双珠凤 / 张慧依原著 ; 韦明铎, 韦艾佳整理.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5. 12
(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 / 季培均主编)
ISBN 978-7-5554-0479-8

I. ①扬… II. ①张… ②韦… ③韦… III. ①扬州弹词—中国—当代 IV. ①I2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9170号

书 名 扬州弹词: 双珠凤
原 著 张慧依
整 理 韦明铎 韦艾佳
责任编辑 严 岚
出 版 人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6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479-8
定 价 85.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季培均

副 主 编 周启云

执行主编 祁淑慧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澄 包 伟 韦明铎

祁淑慧 朱运桃 姜庆玲



古本《双珠凤》插图：文必正、文老夫人、文来



古本《双珠凤》插图：倪卖婆、韩九如（原本作韩兵部）、倪凤姑（原本作倪凤姐）



古本《双珠凤》插图：李凤珠、秋华、郝锭金（原本作霍定金）



古本《双珠凤》插图：郝夫人（原本作霍夫人）、郝天官（原本作霍天官）、刘小姐（刘素莲）

《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序

有着 2500 年建城史的扬州,历经汉代兴盛、唐代繁盛、清代鼎盛,留给后人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作为扬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扬州曲艺风格独具、流传广远,在我国曲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扬州出土的古代文物中,有汉代的说唱木俑、五代的曲颈琵琶,这都证明了扬州曲艺历史的悠久。现存的各种曲艺形式,在扬州都有独到的体现,如说话类的扬州评话、弹唱类的扬州弹词、歌咏类的扬州清曲、诗赞类的扬州道情等。曲艺不但长期流行于扬州民间,而且出现过许多名家和名作。

扬州曲艺具有不同于其他地方曲艺的特色,从语言、曲目、声腔、表演各方面来看,地方气息都非常浓厚。其中书目和曲目的丰富,更是扬州文化的珍贵遗产。

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时代扬州城里的曲艺名家名作时说:“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传》、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跽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到了晚清与民国,扬州城里的名家与流派更是名噪一时,各领风骚。

就扬州评话而言,《水浒》有堂门、章门、王派、马派,《三国》有“八骏马”、康派、吴派,《清风闸》有文辣子、武辣子,《八窍珠》《绿牡丹》《施公案》等也各有不同派流和师承。此外,还有《飞龙传》《英烈传》《杨家将》《封神榜》《万年青》《彭公案》《施公案》等书,均传承有自,备受欢迎。

扬州弹词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有张家、周家、孔家三个流派,其书目则有“四宝”“八宝”之说。弹词艺人经常上演的经典书目,有《玉蜻蜓》《珍珠塔》《双金锭》《审刁案》《落金扇》《双珠凤》《双剪发》《白蛇传》等,皆脍炙人口,盛传不衰。

扬州清曲历来号称词山曲海,传统曲目分为单片子、小套曲、大套曲三种形式。其内容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如《做人难》《乡城亲家》《小寡妇上坟》《乔奶奶骂猫》等,描写男女爱情的如《青荷叶》《望江楼》《情义如山》《欲写情书》等,敷演历史、传说与小说的如《三国》《水浒》《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多优美动人,情趣盎然。

扬州道情的书目,除了众所周知的《板桥道情》之外,艺人还曾将《西游记》《三国志》《水浒传》《珍珠塔》《麒麟豹》《白蛇传》《青蛇传》《白牡丹》《落金扇》《二度梅》《封神榜》等长篇说部,及《吕蒙正赶斋》《张廷秀赴考》《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故事,改编说唱,流行一时,可惜现基本失传。

显然,对这些宝贵的曲艺文学遗产,是必须大力加以保护的。这些年来,社会各界对于扬州曲艺的保护和传承尤其关注。作为文化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扬州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早在 2009

年就成立了《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编委会,由各方面负责人与专家组成,并立即着手进行对于优秀书目、曲目的整理。至目前,扬州弹词著名书目《审刁案》《珍珠塔》《落金扇》《双金锭》《玉蜻蜓》等已经整理出版,并在社会上获得高度评价。2011年,张慧依原著、韦明铎整理的《扬州弹词:审刁案》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2013年,《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张慧依原著、韦明铎整理的《扬州弹词:珍珠塔》获得第十六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2015年,张慧依原著、韦明铎、韦艾佳整理的《扬州弹词:玉蜻蜓》获2014年度苏版好书。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精心做好扬州传统曲艺名篇的整理编纂工作。

对于话本或唱本的整理,我们既充分尊重原作的表述风格、语言特色,但又不是原封不动、全本照搬。对于原书中的糟粕和不尽合理、过于拖沓之处,也进行适当修改,努力使其符合时代精神和具有可读性。当然,由于编纂时间匆促、资料散佚不全,这套丛书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祈望得到各界的批评指正。

文化扬州建设正在不断地深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两方面都向我们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传承为创新奠定了基础,创新有助于更好地传承。我们期望,《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的出版,能为促进扬州曲艺和扬州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让我们脚踏实地、张开双臂,去迎接扬州文化的灿烂春天!

季培均

2015年12月

论扬州弹词《双珠凤》

一 《双珠凤》的版本、影响和整理

《双珠凤》讲述的是明代的故事，但故事的流传是在清代中晚期。据谭正璧、谭寻先生《弹词叙录》考证，《双珠凤》最早的刻本是同治二年（1863）的《绣像双珠凤全传》和《绣像珍珠凤》。前为繁本，后为简本。刻本不署著者姓名，分为十二卷，八十回。《绣像双珠凤全传》书前有一叶道人序云：

世人未免有情，情之所钟，足可传为异事；天下不外乎理，理之所有，不难演出奇文。弹词一调，原为悦耳赏心所设，然惟句须工雅，关节新奇，庶足动人闻听。如《双珠凤》一书，本属名人弹唱，久已脍炙人口；近又得名家鉴定，立意愈新，措词尤雅。而悲欢离合之情，嬉笑怒骂之状，宛然目睹。遂令观者惬意，闻者悦耳。倘拨弦转轴，宛转歌之，有不移人情者哉！

刻本的故事情节，略述明代洛阳才子文美，字必正，父亲已亡，母亲马氏在堂。一日，文必正奉母命往南阳索债，偶然在问心庵遇见吏部霍天荣之女定金。霍定金见文必正回头看她，急忙避开，头上饰物珍珠凤被树枝绊去一只。文必正看见，想喊住霍定金，但定金已经走远。文必正拾起珠凤，为霍定金美貌所动，遂化名姜斌，卖身到霍府为奴。后借送花之机，与定金在绣楼私会，同订鸳盟。翌日事泄，霍天荣逼女另嫁，定金焚楼出奔。霍天荣迁怒于文必正，驰书于洛阳令，文必正险被毒毙狱中。霍定金与婢女秋华私出寻找文必正，途中遇刘丞相收留，误闻文必正死讯，痛不欲生。此后，文必正金榜高中，刘丞相热心成全，霍定金与文必正终成眷属。

扬州弹词《双珠凤》主要情节与刻本大致相仿，也有诸多不同。在扬州弹词中，男主人公文必正的母亲是安氏，而不是马氏；女主人公的名字是郝锭金，而不是霍定金；男主人公化名姜饼，而不是姜斌。更重要的是，“火烧堂楼”并非小姐郝锭金自己所为，而是家庭为避免流言不得已所为；“文美人狱”也并非霍天荣所致，而是恶叔栽赃的结果；“李庄教读”一大段故事，都是原本没有的。扬州弹词与苏州弹词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文必正未死，李庄攻读，进京考试，得中状元，而后奉旨成婚；后者文必正已死，霍小姐私吊亡夫，女扮男装，考试中魁，为文美报仇。扬州弹词《双珠凤》的主要梗概与清代刻本《双珠凤》同多异少，可以肯定扬州弹词《双珠凤》源于清代刻本《双珠凤》。

书名《双珠凤》，是因为故事缘起于书生文必正拾得了小姐郝锭金的发间饰物——用珍珠穿成的凤凰。珠凤本有一双，这在本书第一回中有交代：“我家小姐头上戴的是一对珠凤，因刚才行走匆忙，为花枝绊落了一只，回到芸房查点，就呼唤我们了。小姐说，我们两个人侍候她，连头上珠花掉了一个都不知道，叫我们来寻。”两支珠凤，一只留在小姐头上，一只落入公子手中，合而又分，分而复合，故名《双珠凤》。

《双珠凤》见于清代丁日昌查禁小说书目。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书,将《双珠凤》列入《应禁书目》。另据《弹词叙录》说,与此书故事内容相同者,有传奇《双珠凤》、宝卷《双珠凤》,越剧、闽剧、庐剧、锡剧、淮剧、沪剧、五音戏均有《双珠凤》。高甲戏《珠凤钗》、莆仙戏《文必正》、京剧《送花楼会》与《堂楼详梦》,也都是敷衍的《双珠凤》故事。要补充的是,《双珠凤》也是扬剧的传统剧目。扬剧是江苏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康乾年间称为扬州乱弹,后以香火戏、花鼓戏的形式流传,在吸收扬州清曲的曲调后,演变为维扬戏,今称扬剧。《双珠凤》《孟丽君》《秦香莲》等都是扬剧传统的剧目。

胡适先生说,他少年时代曾读过弹词《双珠凤》。陈云先生在致吴宗锡、颜仁翰的信中曾提出:“开封能否坐船到襄阳(《珍珠塔》),南阳能否坐船到洛阳(《双珠凤》),我仍怀疑,还在请历史研究所考证。”

扬州弹词《双珠凤》的传承史,鲜有文献记载。据周良《苏州评话弹词史》说,苏州评弹说唱《双珠凤》的艺人,现能上溯到同治、咸丰年间。扬州弹词说唱《双珠凤》的历史,大约与此同期。现知最早也最有影响的演唱家,是扬州张家弹词的代表人物张丽夫(约1848—1924)。据记载,张丽夫幼年随叔父张敬轩学习的书目,是《珍珠塔》《双金锭》《落金扇》《审刁案》四部书,被誉为“张家四宝”。此外,他还说唱《玉蜻蜓》《双珠凤》,有“张家六宝”之誉。或者再加上《白蛇传》《双剪发》,就成了“张家八宝”。张丽夫将《双珠凤》传子张幼夫,张幼夫又传子张慧依、张慧祥。其后传徒有序,南京有顾群、李来森,扬州有包伟、赵松艳,延续至今。《双珠凤》于是成为扬州弹词的保留书目之一。

扬州弹词《双珠凤》主要在扬州演唱,也流传于镇江等地。民国年间《镇江指南》书中说:“镇埠书场,城内外不下数十处。……其所说之书,大书以《西汉》《三国》《水浒》等为重,弦词以《珍珠塔》《双珠凤》等为重,说书者多维扬籍。”

本书的整理原则一如既往,竭力维护文本的原真性、鲜活性、口头性。如一些词语的用法,与今天有异,爱惜作“惜爱”,众人作“人众”,热闹作“闹热”,因艺人习惯如此,亦不难理解,所以并不更改。整理本除了改正抄本中大量的错别字之外,也修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如第二十三回用“杯弓蛇影”典故,据考此事出自汉人应劭《风俗通义》:“予之祖父郴为汲令,以夏至日请见主簿杜宣,赐酒。时北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中,其形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损饮食,大用羸露,攻治万端,不为愈。后郴因事过至宣家窥视,问其变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还听事,思惟良久,顾见悬弩,必是也。”这本是应郴的故事,但是抄本中说是乐广的故事,乐广应作应郴,故予改正。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整理的底稿并非张慧依先生的原件,而是他人的抄本和再抄本,时有脱漏和颠倒,整理时颇费周章。抄本基本不分回,即使分回也很粗率,而且多无回目。仅有的几个回目は:文美回家、文美遭害、狗郎替死、火烧堂楼、试探男女、李庄教读、水洒纱窗、参相揖师。为了便于阅读,现将全书厘为三十回,各拟回目,即:游春拾凤、投宿倪婆、卖身郝府、后楼送信、韩府请客、送花楼会、锭金允婚、凤姑赠钗、郝兴出走、文美归家、官府问案、县官夜审、狗郎替死、牢房掉包、狱中验尸、主仆私奔、火烧堂楼、刘府招婿、雪地救主、哭诉离情、书馆思美、主仆游园、叔侄追师、珠凤许亲、陆氏闹院、奸杀移尸、钦差堂审、文美中魁、参相揖师、五美同堂。最后几回情节特别凌乱,不得不重新董理,使之贯通成文。

《双珠凤》原本的音乐曲牌,多为[三七梨花],比较单调。现以包伟说唱本为准,曲牌多吸纳自扬州清曲,使唱腔趋于丰富多彩,特此说明并致谢。

二 《双珠凤》的民俗观照

同扬州弹词其他话本一样,《双珠凤》具有广泛的民俗价值。它虽然讲述的是明代的故事,是河南和山东的故事,实际上是以晚清扬州社会为背景的。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当时的民俗风情之一斑。

例如,书中多处描写了家丁的社会地位,几乎等同于奴隶。第一回中丫环秋华说:“我们是卖身豪门的人,俗话说哑口畜生,也作兴领了死罪,死也好比是代狗死。”第六回中丫环这样说到家奴:“丫环听了,不由心里顿生同情。想想世间没有一句俗语讲错了的,俗说世上人死得穷不得,如不为穷何必卖身呢?不卖身,身子还能自主,再穷也要歇两天吵;现在卖身了,就身不由己了。痧病复发,两顿不吃,一夜未眠,一早跟轿到韩府,又命他回来送花——来回六里路呐!可怜他到腰门口,两腿如同摇铃,确是站立不起,没法支撑,只好进内,见有坐头就坐下了。惨呀,我如不成全他,人家就要骂我这个人忘本了。”第八回又说到丫环之苦:“像我们这些做丫环的,难不成生下来就派做佣人嘛?我们也是为穷所逼,硬逼到这条路上来的。卖身侍候人,不容易啊!俗话说,端人碗,服人管,一言不合就要被训,犯了法就要究罪,也作兴领死罪,也只好去死。今天好不容易代大老爷把媒做妥了,大老爷能不能在口舌中把我们稍微尊重尊重,略微朝上提拔提拔,那可比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谢我好啊!”

书中多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通行的规则往往不是冠冕堂皇的王法,而是无处不在的潜规则。如第四回表明,办事不用讲是非,只要讲人情。韩福送帖子到郝府,郝府门人却说:“不怕兄弟笑,我现在都走不到老爷跟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老爷不久前买了书童,叫个郝兴。这个小伙跟主人带了缘来了,哪个回话都是碰钉子,还就要他回呢。”说书人解释说:“门上为什么怕回话的呐,确实钉子碰怕了。记得郝兴来了两天,有位客官来拜会主人,门上匆匆来到书房说:‘回老爷,某太爷来拜会。’天官讲:‘说我不在家。’这个才笑话呐,你明明在家,要回不在家,门上去跟来人如何说法?不能讲:‘我家太爷不在家。’人家不问嘛,好说:‘你这个门上是做皮匠还是做漆匠的?你家主人不在家,你去回的哪一个?把帖子拿到哪里去的?’门上只好做话说,打个招呼。接逗碰了好几次钉子,后来天官才吩咐说:‘任何人一概不见!’所以门上怕回话,就有劳郝福了。郝福素来在老爷面前最露脸的啦,哎,他也甘拜下风了,还非郝兴回不可呢。”连送帖子这样的小事,也得看人色才能办成。

以貌取人当然更是普遍了。第五回中郝福说:“我代他放了心了,见到文人他都讨喜。刚才舅老爷不是满脸的怒色吗?哎,把他喊到面前一看就不气了。我听见的,什么眉清目秀啊,齿白唇红啊,所以才把点心赏把他的。假如是我们的话,哼,什么生相可恶啊,太为犯嫌啊,还不是滚远些!唉,少年朋友生一副标脸沾光的多呢,我们来世无论如何要在阎王面前碰响头,请他赐我们一副标脸。”长得标致,有时候就是资本。

书中写到许多民俗事象,如第五回写拜客的礼节,来客先拜主人。然后是男妇家丁趴了一地,见韩老夫妇请安。然后行赏,领赏,谢赏,男妇家丁一旁侍候。韩府的男妇家丁也见姑太爷、姑太太请安,一并行赏,领赏,谢赏,在一旁站立。然后就各执各事,有人献上了四件点心。”同一回又写种花,应是扬州人种花的心态:“花园宴客,好不过是牡丹亭,对过就是牡丹花台。不一定等到牡丹大放,一年四季都好看。何以呐,因为它在园当中,一眼望

去比原来更壮丽了。人讲各有所好,一点不假,小弟生平并无别的爱好,就喜爱玩花。俗说:惜花起早,爱月眠迟。我是每天一早就起身了,有花园的园丁啊、花匠啊,陪我一同赏花。哎,妹丈,能在我这里当个花儿匠不容易呀,要能代花治病,我才收留呢,否则我也不用。比方昨天见这种花精神很好,今天突然不行了,欠精神,我问这是为什么?他就回我了,花生了病了,先讲病原,是天时的原因,还是地气的转变,以及空气的不利。他就动手治了,治好了,恢复了,我就用他。如果无效啊,这个花儿匠我就不要了。好说,种花钻研下来有个什么趣象呐?自然有的。比如说,论时节某种花不派开花,我这里已经问世了;人家这种花才打朵子,我这里已经怒放了;人家的花已凋谢不堪了,我的花还精神十足。凡事,你把一份精神给它,它就把一份精神把你。”第十九回写冬衣“幺二三”,也许不是扬州民俗,说山东冬天寒冷,人们要穿“幺二三”的衣服。“什么叫‘幺二三’呐?一斤棉花装了双胖袜,二斤棉花装了条胖裤,三斤棉花装了件胖袄,穿起来像个胖子。山东天寒难过呢,庄汉每人有一套,没得‘幺二三’不能过冬寒。”

扬州历史上以盐务出名,书中写到了私盐。如第十九回文来出了个上联:“玉帝贩私盐。”李董成问他:“怎样讲?”文来说:“这个意思深了。你看呐,雪下在地上可像雪白的盐呀?本来是雪,现在比成盐了,盐是哪里来的呐?下雪嘛,是奉御旨下的,那么这个盐就是玉帝贩的私盐了。好说堂堂玉皇大帝,井干又贩私盐的呐?哎,这个要跟办过盐务的朋友说就懂了,因为他没有盐引,不问什么人贩的都是私盐,懂啊?”旧时贩盐要官方凭据——盐引,玉皇大帝没有盐引,所以雪花是他的“私盐”。

书中的幽默比比皆是。如第九回两个仆人搬箱子,郝福说:“好,我拿箱子。可是的吧,你这个小伙太精了。行李嘛,拎、扛、挟都好办;这个倒头箱子,虽说不大,还就难拿呢。拎,嫌重;扛,我又没有肩膀;挟,又是滑的。就只能像这样子捧在手上了。虽说深夜了,也作兴会遇到个把熟人,不给人家笑嘛:‘谁呀,这么波斯献宝的!’哎,有了,把它顶在头上。”郝寿说:“呸!快点个放下来。”郝福:“做啥?”郝寿说:“你这个小伙,不想发财啦?”郝福说:“什么话哎?”郝寿说:“这个箱子是姑娘的。”郝福说:“唉,我又没说是大娘的。”郝寿:“咦,姑娘人大啦!”郝福说:“唉,是大人了。”郝寿说:“都该来啦!”郝福说:“不错哎,我们前头走,她跟住后头来也。”郝寿说:“所有的衣服都在里头呢。”郝福说:“当然啦!”郝寿说:“上下衣都有。”郝福说:“哎。”郝寿说:“你就能顶了嘛,倒霉了。”郝福意会到“都该来啦”的意思后,把箱子朝地下一摔,说:“你这个小伙太促刮,晓得不早告诉我嘛?”

第十八回试探郝锭金主仆是男是女,写得别致而新颖。刘老夫人怀疑女扮男装的郝锭金和秋华是女性,派一个大娘去试探她们,秋华故意在大娘面前对小姐说:“相公,连日来车船上受的寒凉太重,肚子不好,疼一阵屙一阵。哦,又疼起来了。我不能侍候你了,我拿草纸到东厕出恭去啦!”一边说住,一边低头弯腰,捂住肚子,拉住裤子,“咕哒咕哒”大步往厕所而去。“小大娘一吓一愣,幸而茶盘托得稳的,如果乱一点,盖碗就要落地了。咦喂!居然要到东厕去出恭啊?‘他’真的出得起这泡恭啊?热说了,恭有什么出得起出不起的呐。唉,不要瞧不起东厕这泡恭啊,没有点资格还不行呢。‘他’能去出恭,首先要是个男的,‘他’是男的嘛,相公也是男的了,不必试探就回太太了。”小姐的应对方式也出人意表。大娘给她来送冰燕汤,“小姐说住,就迎上来了。接冰燕汤嘛,一般说来把盖碗一拿就是了。她不,她用自己的双手,来碰对方的双手,手碰手,还用力捏了一下。徐大娘的脸都吓红了,心直跳,心想不好了,我还没有试他,他倒先来试我了”。接着郝锭金进一步说:“刚才到上房见伯父、伯母请安时,就见到你大奶奶。小生有爱慕之心,正在相念与你,万想不到伯母赐我冰燕汤,又蒙你大奶奶亲自送来。啊呀呀,真乃是天从人愿,趁书童解手未回,正好与大奶奶畅叙。”大娘又一愣,接下来郝锭金要大娘先喝

一口冰燕汤，“郝锭金接过来，一双眼光就痴痴地在盖碗边上找了。找什么东西啊？原来是找徐大娘抿在碗口上面的嘴印子。似乎找到了，面带微笑，嘴套嘴印子又抿了一大口，扬扬得意”。郝锭金说：“啊，大奶奶未食，我先食，不知其味；大奶奶食过一口，我复食，鲜味颇佳。”主仆的超常表演，终于骗取了徐娘的信任：她们都是男人。

三 《双珠凤》的道德锋芒

扬州说书人在讲述一个曲折婉转的长篇故事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于社会道德的评价。这就是所谓的“评善恶，辨忠奸”。

忠奸善恶四个字，可以说最凝练地概括了中国民间道德的是非标准。《双珠凤》第二十二回中，书童文来居然大胆批评主人“不忠不孝”，他之所以敢于这样“犯上”，是因为道德的利剑掌握在他手中。他说：“相公，你好说：‘家人胆大，敢讲主人不忠不孝！’相公的明见，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老人家想想看哪，不忠——家难不管，大仇不报，不读书巴干功名上进，这是不是不忠？不孝——太太在哪块呐，她到嵩山问卜现在怎么样啊，你都不晓得！日期太长，太太会不会因思儿病重，身体不安，甚至于不在人世了，也在意料之中呢。就作人在嵩山呢，还是想儿子。你应当埋头苦读、功名上进、接母归家、上控鸣冤、复振家园才是的。现在你就是迷想小姐，算哪门吵？一支珠花哎，你就把它当做小姐，还请到你袖子里坐呢。我小的恨不尽它了，刚才如不是看相公的面子，一把抓过来把它攥碎了才解恨呢！要不是它，我也不会找主人讨饭也！不过你也派恨它呐，如不是它，你讨不到账也就回去了，哪有主母思儿病重到嵩山问卜之事呐？更不会有恶叔品章见财起意，害得你九死一生了。话呐，又说回头了，也不能全怪人家小姐啊！人家是在家庵里烧香的，又没有拖你拉你，是你发狂了，把人家小姐羞得回避了，珠花绊落了，被你拾起来，你就跟汤着邪差不多。噢，小姐对你有情了，你就卖身去了，你是什么才子风流啊？相公勿得见罪，你老人家叫个读书不求甚解。才子风流并干讲，叫你风雅流利的，哪个叫你不顾身份去卖身做流儿事的嘛？勿得见罪噢，这不是风流，实在就是下流！”这番话是一个身份下贱的书童对主人说的，义正辞严，掷地有声，正是说书人正义感的体现。

这种道德审判并不总是冷冰冰的，也含有深厚的温情。同一回，书童文来对主人文必正说：“你说吵，富贵两全的当代才子，卖身去侍候人，这不叫个自作下流吗？再说，你对不起人家小姐呀？照你讲的，讨个终身，临走时候约期两个月有媒妁的，现在过了几个两个月啦？人家痴心等候呐，说不定小姐望空多时，认为你无情薄义另定高亲了，一恨寻其短见了，也在意料之中啊！这条命就系在你身上，如何对得起人呐？埋头读书，功名上进，万事如心，报了家仇，接了太太，再奉旨迎娶小姐，这才是正路。你好，就这么憋屈在乡间，甘心教个六七岁的蒙童，太无味啦！你能安心，我小的感到无味，太没有意思了。总认为找主人讨过饭了，指望相公功名上进，赏件把好事给我做做。俗说宰相家奴七品官嘛，我不能永远在乡里侍候个教蒙童的老夫子吵？我实在不忍心了，所以才大胆冒犯相公的，莫讲你恕了罪，就是领死罪也值得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书童的这段话代表了民间的情义。

《双珠凤》最大的思想价值，在于无情揭露了官场行贿受贿痼疾的病入膏肓与无药可医。

有时候行贿不一定有具体的目的，比方县官审案，提问邻人，案件本与邻人无关，邻人也要向衙役行贿。第十一回中文府左邻被提问，他向衙役说：“头翁，我平常就是这个样子。我年纪大了，在贵上跟前，惟恐登答不来，望头翁帮帮忙。我这块有点不恭，几个银包，回头下来，还有点孝敬。”所谓“不恭”和“孝敬”，都是贿赂的代名词。差人说：“好，这个老头是个老油儿。买

我们的账有底,买到官府的账那就啰嗦了。”然后提问右邻,右邻也说:“头翁,我平常就是这样子。这块有点孝敬,下来还有个不恭。”差人说:“好,就这么办。”一切都是这么自然有序,心安理得,没有什么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在第十一回里,最精彩的一句话是“把官场当做市场,他马上要做生意了”。书中说:“县主听完门上一番话,对全案情已经十知八九了。分明是文品章见财起意,为叔不仁,害侄不成,毒死了亲生。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诬害文必正。哎,就这么清楚吗?哎,一点不假。进士的底子,确实是个明白官儿。哪一个官清正?哪一个官糊涂啊?做官的问案,无非是察理辨情。哪一个官情理参详得透,他就是个清官;某一个官情理参详得不当,他就是糊涂官。这个文必正家来呀,不知道母亲嵩山问卜,带砒霜来,其意何居?就是晓得了,也不必带砒霜,他毒哪一个?毒堂弟吧,岂有此理。世上只有谋财害命,没有个百十万银子的大财主把个穷光蛋的儿子给害掉的。而且文品章行为鬼祟,他应该冠冕堂皇地在厅前摆酒,陪侄儿一面饮酒,一面交还家业才对。怎么他还叫人不要声张,要等他到上房去,再着人请文必正饮酒,分明心里有鬼,舍不得让家业,到上房去夫妻定计。他居心害侄儿,不知怎么害错了,所以又生二计,打他个反巴掌,以为得到家业,永远遂心。县主心想,要遂心得先让我遂心,我遂心了你们才得遂心,我不得遂心你们也不得遂心。把官场当市场,他马上要做生意了。”在这一回里,县官有一段独白:“弄银子是可以的,本县出来也是弄银子的,应当让我先弄,我还没弄到手呢,挂起幌子来给你们卖酒不行。”说书人评论道:“官场如市场,知县李步清把打官司当着生意做。”

第十二回写从良妓女陆赛花对县衙书办邱生远的行贿。陆氏对丈夫说:“对,这是他会做生意。在尸场上不把点惧怕把你,你就肯现现地花钱了嘛?他就差伸手了。你不要再耽搁了,在套房楠木竖柜两个抽屉里有天源银号银票,一万两一张,拿五张来。你带住银票,去拜会书办邱生远先生,请他帮忙。他在这位官跟前是个红人,言出必从。不过你虽然认识他,还不太清楚这个人的脾性,我全晓得。谈到公事是不看交情的,他外号叫个邱大口,他要与你相公争论,你也不要害怕。作兴他说这件事要三十万、五十万,甚至说你冲了家也不一定能得命呢,你不睬他。等他说到最后,你把五张银票拿出来,说五万两孝敬官府,等料理之后我们再发银子,先生那边有帖再汇。他再说什么,你都不要理他。”文品章按照陆赛花的吩咐,带住银票到邱府行贿。这里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邱生远:你现在已经懂得公事了。噢,说到嘴里,包在身上,五张银票不问多少,银数告诉我。

文品章:一万两一张,五张。

邱生远:噢,先带来五张,可以。下余四十五张,放在哪个银号里,马上见了官就要银子。

文品章:三哥,就这五万,请三哥交与官府。上房料理那里再发银两,三哥这边有情再为。

邱生远:哪一个,你还还价呀?老实讲,官场如市场,可以还价,不过像你这种还法不行,哪有个一口还价的?太难了。这样子吧,我减你添,两凑凑就行了。

文品章:还有五万,能办很好,不能办那就由官府去办了。少陪三哥。

邱生远:噢,我晓得了,你来不是找我办事的,是来问我价钱的。好啊,价钱告诉你了,五十万。另外,另有朋友,你再去问问,邱某与你要五十万,如哪一位说一半就行了——阁下留神呀,他就是收你二十五万,不见得打包票,也不会写收条给你的。来吵,你意中找的哪一位吵?在官府面前能进言的,我都有数的,不妨说出来听听吵!

文品章:三哥,你能办最好,实在不办,那也只好听官府发落了。我儿遭人毒手惨死,小弟

心痛万分，三哥能力很好，我少陪三哥了。

邱生远：噢，你请坐，办了，就是五万。我糊涂噢，阁下有本而来，是尊正夫人教传的，对吧？好说邱生远这个人谈到公事不大肯顾交情的，他实在不肯的话，你不妨回来，我去找他。哎，伙家，那还像话嘛？噢，不代你办代她办，真是岂有此理了！不谈了，你把银票拿出来吵。哎，不过话要讲清楚的，银数太少了。完全交官府已嫌少了，只好卖我的面子了，等到上堂料理阁下一定要花点银子了。

文品章：那是理所当然。五万在此，有费精神，有情再为。

也是在第十二回里，书办邱生远携带贿金到了县官李步清衙门。邱生远说：“太爷，书办邱生远见太爷请安。”李步清说：“哦，邱老三你来了，请坐请坐。你倒好向时不来了？”邱生远说：“是的，书办贱躯染恙。”李步清说：“哎，不是你的身体不爽，是本县的财运不通。哎，邱老三啊，奇怪得很，这几天直接不得人打官司，是啥道理呢？”邱生远说：“好啊，这就是官清民自安。”李步清说：“你是我的好朋友了，我还清？糊涂得很了。不过你凭良心讲讲看，我糊涂不糊涂？”邱生远说：“太爷明见万里。”李步清说：“虽不敢当明见万里嘛，总归一个案子到了我面前，就能十知八九，唯独不能见到银子。没得银子我都清，有了银子我就糊了。哎，邱老三啊，今天朝阳坊都察院府出了个人命案子啦！”接下来，邱生远掏了两万银票给李步清，李步清不屑一顾，让他退回去。因为涉案人文品章在该案中强占他人财产百万，“他得百万，送我两万，我不会算格个账”。把贪官的奸商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第二十七回里，这位县官谈到办案的时候还有一句话：“我知道了，又讲我看错了，不谈了。找她，讲到临了送我多少银子？”李步清，其实就是“理不清”。

在扬州弹词中，《双珠凤》的情节并不显得起伏跌宕，语言也较为平实直白。但传统弹词中很少有这样犀利的语言——“把官场当做市场，他马上要做生意了”，“没得银子我都清，有了银子我就糊了”。纵然《双珠凤》的才子佳人的俗套，不免落入前人之窠臼，然而凭借如此锋利的道德审判，它在说唱文学中自有一席之地。

韦明铎 韦艾佳

二零一五年十月于扬州城西帆園